

中型歌仔戏

和媳婆

根据留月金口述整理

歌仔戏剧团

1984年9月

第一 场

(合唱)

邻居一个老大嫂，
为人势利世所无，
前村后社齐称赞，
称赞什么？你是恶婆。

婆： 煞。

(唱)

自从丈夫过世后，
守寡望子早出头，
娶一个媳妇很不孝，
事事与我做对头。

唉，老身艾氏，丈夫姓高，不幸早死，单生一个儿子，名叫高守仁，去年娶了一个媳妇，唉，可恨媒人花言巧语，讲她是王家的千金女，嫁粧奩箱满贯气，那知：

(唱)

那知她嫁粧没几样，
我越想越气心不甘，
恨她不早死另娶别人，
叫儿休妻他不肯，
气死我老人噢，
叫儿休妻他不肯，

咳！这要怎样办呢？有了。

(唱)

心内想出条计，

白饭凉水变稀粥
老身假意找不到干饭，
诬赖她媳妇酷待婆。

对：：我就是这个主意。

〔急下，玉雪洗衣上。〕

雪：（唱）

日出东山好天时，

玉雪河边洗衫衣，

〔欲出门，芡自内上。〕

芡：（咳嗽）呃！

雪：（唱）

看见婆发脾气，

赶紧近前去服侍她

〔放下洗衣盆。〕

婆：这么早就起来了。

芡：哈，你忌爱我死，不能起床，是不是，哼！

雪：媳妇服侍不周，望婆谅解。

芡：我没有那份福气，怎敢让你这个大府人媳妇给咱服侍，你现在要那里去？

雪：要到河边洗衫。

芡：去洗衣，哼！你只顾洗衣，就不顾我吃饭。

雪：待媳妇各办就是〔欲下〕

芡：回来，我话还没讲完，你就要走，真是失教示。

雪：是，婆，有什么交代？

芡：（唱）

你眼睛岂是没张开，
我还未洗脸你岂不知。

你若不顾服侍我，
趁早去死免回来。

雪：媳妇不敢。

瓦：还不去！

雪：是。（下）

瓦：（唱）

别人家的媳妇很有孝道，
我若见这贱人心火就烧。
今日我若不将她赶出去，
我咒誓这一生不做婆。

〔瓦见洗衣盆，遂想一计，将金钗置于衣中欲诬玉，
〔雪捧盆水上。

雪：婆，洗脸，婆，请洗脸。

瓦：（突然起身将面盆打在地上）哎哟，可恨啊，（拿扫帚）

（唱）

叫你捧水你不顾，
故意泼得我满身湿。
今日若不打死你，
也要打得你皮破肉裂。

〔打雪，雪被打倒在地。

雪：婆，念我一时不小心，望婆，莫受气。

瓦：（推雪）去死，等你丈夫回来才与你算帐，还不赶紧去扫地。

雪：是。

（唱）

玉雪今日惹祸灾。

被打不敢讲出来。

芡：还不快些。

雪：（唱）

婆之实在难服侍，

满腹苦情谁人知，

〔守仁上，

仁：（唱）

做完活计回家转，

想起家事心中烦，

我妻为何跪地上，

定是母亲与她为难。

〔插白，进门，

玉雪，你——（雪泪满面，不敢言语）

芡：嗯！

仁：母亲，我回来了。（雪拭拭泪，快下）

芡：我儿，你回来了。

仁：母亲为何生气？

芡：守仁呵，讲起你那个好妻。

（唱）

娶她入门实在糟，

活之要气死我老人，

叫她捧水她不愿，

泼得我全身湿淋淋，

仁：（唱）

玉雪贤慧人人知，

一定不敢这样乱来，

待我进去问之她，

若有此情教训也应该。

芡：免，免，你那里舍得去打她，我衫袄湿了，你都不依，你做口倒米，肚子饿罗，我嘛还未吃，咱先吃饭要紧。（下）哎呀，怎可不顾让我吃，要这样害死我。

仁：母亲怎样啊？

芡：可恨哪！

（唱）

她自己大碗小碗装着吃，
故意叫我吃清粥将水汤饭要害我，
分明是媳妇醋待婆。

仁：真有此事？

芡：不依你自己去看。

仁：（唱）

玉雪性情实是好，
今日为何起风波。
她为人老实勤做活，
讲伊醋待我实想不出。

芡：你还袒护她，我知道，你也愿我早死。

仁：母亲！

（玉雪闻声而出。）

雪：婆什么事？

芡：哼，免装蒜，你自己明白，没想到你这么狠毒，冷水汤饭要害死我。

雪：（唱）

婆啊，
媳妇我怎敢不孝顺，

婆婆不可怨气生，
谁人冷水来掺入饭，
我有话难得讲出唇。

芡：哼！别装死，我知道我这条老命不久会死在你手内，我苦呀！我怎样这样奉命，娶一个媳妇来酷待，我苦，我……

仁：母亲！

芡：你不去做活，还要在这等我死吗？

增：是。

芡：且吓，看你鬼鬼祟祟，面带惊慌，你要去那里？

增：河边洗衫。

芡：洗衣，我才不依，莫非是你想带物件出门。

增：婆，啊！

(唱)

婆，不要冤枉我，
无凭无据乱峰拖。
玉雪虽是穷人子，
不曾拿人一粒沙。

仁：是呀，母亲不可乱猜疑，玉雪那会做这种事。

芡：哼！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拿就好，看怕什么。

增：要看拿去看。

芡：(对守仁)我是讲吓就罢了，既然媳妇不会偷，不看也罢，免得让人讲我做婆婆的多心。

增：还是过目恰好。

仁：母亲既然不看，那就不必看了。

增：一定要看。

芡：既然一定要看，守仁你自己看就是了。
〔守仁打开衣服，银钗落地，仁、雪大惊。〕

芡：啊，这是什么？（捡起银钗）银钗，这是我的银钗，
贼人呀！
（唱）

莫怪家中丢去许多，
原来都是你偷的，
我家待你有啥不好，
你为人媳妇要败家，
面前你假装有孝道，
背后却来做贼婆，
贼赃证据明摆着，
看你今日要如何？

雪：婆！冤枉呀！
（唱）

啥人将银钗收在衫袄内，
媳妇实在全不知，
哀求婆！你详细来查看，
若是我偷的打死也应该。

芡：有凭有据，你再辩无用，看你今日要怎样办？

雪：夫君啊！

芡：免啰嗦，等会儿你就知道，还不走开。

雪：婆！我，我——

芡：哼！

雪：守仁

芡：还不走！

雪：我，我，我冤枉呀。（哭着跑进去）

芟 : 守仁，来，我对你讲。

仁 : 母亲有话请讲。

芟 : 今日的事你看明白没有？

仁 : 嗯……这……

芟 : 这个穷鬼跟别人不同，小贪，寒酸，要偷要舒，家产再多也要给偷光，你看她那个败家相，大吃样，守寡面，还敢酷待我老身，今日我一定要……

仁 : 母亲要怎样？

芟 : 这个媳妇不要啰，你要写一张休书将她休离。

仁 : 这……母亲啊！（跪下）

（唱）

母亲息怒听儿讲，
我想休妻千万不可，
凡事要三思恰妥当，
才免失错难为人。

芟 : （唱）

你这话实在乖巧，
咱家里怎能养贼偷，
这个贼人休离后，
另娶好媳妇来咱家。

仁 : （唱）

守仁近前劝母亲，
你要听儿来求情，
休离玉堂我不肯，
念我与伊夫妻情。

芟 : 哼！你既然要妻子，不要老母亲，就算我是白养大你，留我这条老命也无用，不如一死罢了。

仁：母亲不可不可！

芡：你到底写不写？不写我就要去死。

仁：孩儿送命！咳！

芡：那就赶紧写来。（拖守仁着桌边，启墨，守仁提笔手发抖）

你是怎样？（拍桌，守仁跳起）

仁：（唱）

休书是母亲强迫写，

有话也不敢讲半句，

休妻乃是无情义，

不孝也是坏名声。

芡：写好没有？

仁：孩儿送命，咳！

（奔后合唱）

举笔好似千斤重，

要写休书心不甘，

我若不写母亲要自尽，

眼泪一滴字一行。

芡：舒来我看。（接过来看）盖手印，（拉守仁盖手印）

这样才对，你免烦恼，随便另娶一个也比她好的多，

（看休书）我有金孩子，那怕没有银媳妇，哼！贱

人出来。

（玉簪扔桌上，

唱）

芡：免，免，我无福气做你的婆；你不必叫得这么好

听，咱这穷大儿子，那敢娶你这有钱人女儿，舒去。

唱

婆。

(唱)

双脚跪落求婆，
伤心泪水两边落。
媳妇若有啥差错，
婆々带念我家无亲人，
哀求婆々来谅解，
留我玉雪在家庭，
再求守仁你相怜悯，
将我休离太忍心。

仁：(唱)

守仁看着刘心肠，
母亲迫妻离家门，
无疑恩情到此断，
今日赶出难回返，
我苦玉雪啊！

仁：母亲！

雪：婆々！

贫：哼！

仁：(双哭) 玉雪，我妻……

雪：(双哭) 守仁，我夫……

贫：哼！

雪：(叫介) 婆々啊婆々，千不念万不念，带念媳妇自
从入门后，起五更睡半晌，服侍婆々，敬重丈夫，
未曾有半丝差错，由你遣用，任凭责怪，不敢有半
句怨言，我身死犯七出之罪，怎可将我休离出门，
万望婆々你，你回心转意。

(哭)

芡：你真好，我也知道，免啰嗦，叫我留你在家断然不能，你再嫁有夫，咱再娶有媳妇。

雪：守……守……守仁啊！

仁：玉雪！

芡：哼！出去！

雪：守……

芡：快出去，免啰嗦。

[推雪出门，迫仁入，雪发现门已关，看休书，昏倒门口。]

—— 闭 幕 ——

第 一 场

雪：（唱）

一张休书出家门，
高家赶出我一个，
婆婆怀恨在心底，
活活拆散我夫妻。
爹娘既死无人疼爱，
有冤要向谁诉一声，
爹娘既然生了女儿，
为何抛弃我才受此苦命，
日落西山鸟归巢，
无亲无戚谁人收留，
全望夫妻永相随，
谁知我玉雪一命休。

想我玉雪被赶出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今我，我只有一死。（看河）

（唱）

望着河水白茫茫，
回头辞别我夫郎，
满腹冤情要向君讲，
怎奈今生难相逢，

英：且听啊！

（唱）

你是那一个大嫂，
天暗来此要跳河，
到底啥事想不过，

生命不能当戏来玩。

雪：唉！大姐呀！

〔抬头见芳英，英也认出是玉雪。〕

英：你不是玉雪姐吗？母亲扶来（郭出）

郭：女儿。（郭端详）

英：母亲呀，这就是玉雪姐么呀。

郭：哎呀！你就是玉雪！

雪：（扑向郭）义母啊！

郭：傻孩子，你是怎么啦，多年不见，应该欢欢喜喜才是，为何哭哭啼啼。

英：母亲呀，你怎么不想一下，人家如果没有什么事，何必痛哭流涕的，刚才要不是我早来一步，她已经跳河了。

郭：跳河，为什么，傻孩子，究竟是为什么事？

英：玉雪姐，究竟为的什么事？

雪：义母，芳英姐，听讲。

（唱）

开口要讲这件事，
满腹苦情难讲出来。

英：（唱）

可是姐夫待你不好，
你着赶紧讲给我知道

雪：（唱）

丈夫对我真是好，
不过迁着一个恶婆么，
嫌我家穷嫁妆少，
终日打骂发牢骚。

我殷勤奉教尽孝道，
那知她左右刁难起风波，
她暗中设圈套，
诬赖我偷吃，偷奸，偷财宝，
迫写休书将我赶，
我孤身无借，
万般无奈才来跳河。

英：（唱）

听她讲来心火烧，
世间那有这号婆。
你夫对你若是好，
你受屈他如何一句不说。

雪：（唱）

虽然丈夫忤忌好，
只是他也怕婆。
他讲为人子要有孝道，
凡事忍气才会合和。

英：哼！什么孝道，我看他是孝呆。
（唱）

你怎么一心想要死，
性命这么不值钱。

雪：（唱）

今生难见夫君面，
留在世间要怎么办呢？

我还是死了。

英：哎呀，千万不可寻短见，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夫妻团圆。

雪：妹，此话当真？

英：那有骗你。

咱母子两人在江湖上，

时常替人抱不平，

姐又安心免怨恨，

天大事咱担承。

雪：如此义母，妹，请受我一拜。

英：不可不可，自己姊妹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且去休息，我们一定替你想办法。

雪：多谢义母，妹，（下）

郭：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夫妻团圆？

英：不然她一直想死。

郭：既然答应了，咱得赶紧想办法。

英：对，咱快来想，（想不出）吓！母亲，你想出办法了吗？

郭：死了头，我想了一半，你一喊全给吓跑了。

英：不，再想（自语）呃，我想……

郭：你想怎样？

英：我想——想不出。

郭：想不出，就该安安静静再想。

英：哼！

（唱）

世间为甚不公，

玉雪姐迁着这号恶婆，

这事若是迁到我，

我比她更凶恶她也无奈何。

郭：对啊！

英：母亲，你想出来了么？

郭：你听我讲——

(唱)

我有妙计巧摆弄，
治毒须用毒来攻，
作弄得让她无话讲，
可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英：母亲，什么妙计，快讲给我听，

郭：(唱)

我乔装媒婆去把亲提，
嫁奁备办得很整齐，
你假扮新娘去出嫁，
再来作弄那个恶婆子，
让她知道，

有钱人女儿不是好惹，
作弄得让她吃不清，
那时伊就会知晓，
玉雪人好难得挑。

英：不行，不行啊！

(唱)

母亲你怎么这样笨，
想出此计真不通，
新娘怎样可以假，
给人知道是辱败祖先门风，

这我不要。

郭：女儿啊！